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 主译

LUIGI PIRANDELLO

图 | 文 | 链 | 接 | 读 | 本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奥] 路易吉·皮兰德娄 | 著 吴正仪 | 选编

皮兰德娄

中短篇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皮兰德娄中短篇小说选/[意]路易吉·皮兰德娄著;吴正仪选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图文链接读本/盛宁主编)

ISBN978-7-5059-6192-0

I.皮… II.①路… ②吴…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2092号

书 名	皮兰德娄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意]路易吉·皮兰德娄
编 者	吴正仪
图文编纂	吴正仪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爱荣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192-0
定 价	29.8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 序

盛 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

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皮兰德娄中短篇小说选》 选编者序

吴正仪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是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出生于西西里岛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就读于巴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文学系，后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一八九二年回国后定居罗马，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他一直在罗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一九二五年他组织“罗马艺术剧团”，担任艺术指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他带领剧团在欧美各国巡回演出。一九三四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皮兰德娄的创作极为丰富，有短篇小说三百多篇，结集为两卷本的《一年里的故事》（1937）长篇小说七部，剧本四十多部，诗集七卷。他从写诗开始文学创作，但青年时代模仿古典诗人写的抒情短诗和叙事长诗不很成功。在二

十世纪的头十年他主要写小说，小说创作使他蜚声文坛，一九一〇年以后转入戏剧创作，剧作达到最高成就。他早期的小说受现实主义影响，以故乡西西里岛为背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第一部属于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被抛弃的女人》（1901）是其成名作。从长篇小说《已故的巴斯加尔》（1904）开始，皮兰德娄的创作主题发生变化。小说描写一个人寻找“自我”而失败的经历，表现现代人的孤独与苦恼。从此之后，人的理性思考与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变化之间的矛盾，成为皮兰德娄一系列小说的主题，如长篇小说《老人与青年》（1913）、《电影摄影师的笔记》（1915）、《一个人，既不是任何人，又是千万人》（1925）和某些短篇小说。他在这些作品里着力刻画一个荒诞不可知的外部世界与一个充满种种焦虑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皮兰德娄因此而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先行者。皮兰德娄把他对于哲学和文学的新思考集中阐述在《艺术与科学》（1908）、《幽默主义》（1908）两篇论文之中。皮兰德娄利用戏剧艺术形式将他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为了表达清楚极其复杂的思想内容，他又对戏剧艺术进行许多革新和实验，使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戏剧代表作是《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和《亨利四世》（1922）。前者用“戏中套戏”的方式，让幽默式的剧本角色出现，与扮演他们的演员对话，表现双重主题。其一是艺术反映客观真实的局限性，其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思想的困难。后者通过一个与现实生活隔绝二十年之久的人企图回归正常生活而失败的故事，表现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人的本性与人的社会表现即“假面具”之间的冲突。这两出戏情节荒诞，结构巧妙，哲理意蕴丰富。皮兰德娄的全部剧作收集在戏剧集《赤裸的面具》（1925-1935）之中。

短篇小说是皮兰德娄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虽然他的剧作达到了最高成就，剧本《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亨利四世》等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四十多部剧作却是参差不齐，有些实验性作品并不很成功。他的七部长篇小说，虽有《已故的巴斯加尔》这样的优秀代表作品，但从整体水平上来看，比短篇小说逊色。短篇小说绝大多数思想深刻、形式精美。它们像一幅色彩斑斓、光华耀目的巨型壁画，充分展示出皮兰德娄艺术世界的宽广与多样化。中短篇小说犀利、灵活、机智、多彩的优势被皮兰德娄充分地加以发挥。在近三百个中短篇小说之中，有薄伽丘^[1]式的生动故事，曼佐尼^[2]的抒情意味，维尔加^[3]的风俗画面，极具意大利传统的民族特点，同时又有现代的荒诞色彩和黑色幽默情调。他的短篇小说像戏剧一样，自成一格，独具风采，在意大利现代小说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

[1] 薄伽丘（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十日谈》是作表性作品。

[2] 曼佐尼（1785—1873）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约婚夫妇》。

[3] 维尔加（1840—1922）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是短篇等《乡村故事》，长篇小说《马拉沃里亚一家》。

目 录

橄榄油坛子 001·····	吴正仪 译
夜 011·····	吴正仪 译
心浪 021·····	王天清 徐映 译
小姐 051·····	王天清 徐映 译
西西里柠檬 085·····	吴正义 译
贝雷克与战争 099·····	赵宇惠 译
远方 141·····	黄文捷 译
忘却的面具 189·····	吴正仪 译
弗洛拉太太与她的女婿彭查先生 197·····	吴正仪 译
另一个儿子 207·····	黄文捷 译
大燕子和小燕子 231·····	吴正仪 译
如此生活之痛 239·····	黄文捷 译
理想的婚姻 297·····	吴正仪 译
好人儿 307·····	吴正仪 译

橄榄油坛子

吴正仪 译

那一年又是油橄榄的丰收年。前一年在开花期遇上的大雾没有影响结实，如今棵棵树的枝头硕果累累。

唐·罗洛在首阳山的农庄的山坡上种了好大一圈油橄榄树。他预计地窖里的那五只旧的彩陶坛子盛不下新榨的油，因此及时地在圣斯特法诺·迪·卡马斯特拉预定了第六只容量更大的坛子，在那里人们为他造一只齐人胸高的坛子，肚子威风凛凛地挺起来，就像女修道院院长带领着另外五个小修女。

不消说，为了这只坛子他同那里的烧窑师傅也吵过架。唐·罗洛·齐拉法同谁没吵过呢？为了一件小事，哪怕是围墙上掉下来的一粒石子儿或一根稻草，他都要进城去打官司吆喝别人给他准备骡子。于是，他状告这个人，起诉那个人，胡乱地买印花纸和付律师费，总是到处花钱，已经处于半破产的境况。

据说，他的法律顾问不耐烦每周见他两三次，为了不让他找自己，就送给他一本像做弥撒时用的那种小册子：一本法律手册，以此逃避替他寻找闹纠纷的法律根据麻烦。

从前，同他吵架的人，都取笑他，冲着他叫嚷：“备骡！”现在，却说：“查查本本儿！”

唐·罗洛回敬道：

“狗娘养的，我肯定会收拾你们的！”

那只新坛子是花了四块白花花、响当当的银币买来的，暂时放在磨房里，等着在地窖替它腾出位子。这么一只前所未有的好坛子放在磨房里真叫人心疼。磨房里不见阳光，空气不流通，长满了霉菌，酸味刺鼻。

已经开始打橄榄两天了，唐·罗洛烦躁不安，因为农庄里既有打橄榄的农民，又有往山坡上准备种下一季蚕豆的地里送堆肥的赶骡人，他苦于没有分身术，不知先监督谁好。他像土耳其人似的破口大骂，对前者说如果有人少了他一颗橄榄，哪怕是一颗，好像他事先在树上逐个清点过似

的，他决饶不了他；对后者说如果发现每一堆肥料撒得大小不一的话，他也会不客气的。他戴着白帽子，挽起衣袖，挺着胸膛，涨红着脸，大汗淋漓，东奔西走，转动着一对狼似的眼睛，生气地搓自己刮过的脸颊，浓重的胡子像是剃刀刚过就钻了出来。

现在到了第三天收工的时候，三位打橄榄的农民走进磨房放木梯和棍子，看见那只漂亮的新坛子开裂成两半，好像有人在坛子的大肚子上拦腰砍了一刀，眼前的裂缝十分刺眼。

“你们看哪！看哪！”

“谁干的呀？”

“我的妈呀！唐·罗洛现在会对罪谁呢？新坛子，真可惜了！”

第一位农民比旁人都惊慌，建议马上关好门，悄悄地溜走，把梯子和棍子放在屋外，靠墙立着，可是第二位农民说：

“你们疯了？这样对待唐·罗洛吗？他会认为是我们砸坏了坛子。大家都留在这里！”

他走出磨房，双手做成话筒状，大声喊道：

“唐·罗洛！喂！唐·罗洛！”

他就山坡下面，同卸肥料的人在一起。他像平时一样起劲地指手画脚，不时地用手拽紧一下头上的白帽子。有时由于揪得太紧，那帽子竟无法从脖子上和前额上摘下来了。晚霞火红的余晖在天边熄灭了，夜色笼罩田野，微风吹拂，在一片宁静之中，只有那个总是怒气冲冲的人挥动着胳膊。

“唐·罗洛！喂！唐·罗洛！”

当他走上山来，看见裂缝时，简直要发疯了。首先，他向那三个农民冲过去，抓住其中一个的喉咙，把他按到墙上，叫嚷道：

“圣母呀，你们赔我！”

他被另外两个农民拉住了，那两位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不成人样了；他转而向自己大发雷霆，把帽子摔到地上，打自己耳光，跺脚，像哭死去的亲人那样悲声号叫：

“新坛子呀！四个银币的坛子！还没有用过呀！”

他想知道究竟是谁毁了他的坛子！难道它会自己裂开吗？一定有人出于卑劣的动机或者由于嫉妒而砸坏了它！什么时候？怎么干的呢！可是看不出硬伤的痕迹呀！难道出厂时就是破的吗？这怎么可能！像一口钟一样敲得响着哩！

农民们待他第一阵狂怒过去之后，就开始劝他冷静一些。坛子可以修补，它没有严重碎裂。能干的修补匠会把它修好，像新的一样。正好有一位迪马·里卡西大叔，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胶水，牢牢地保守着胶水的秘密：用这种水粘好之后，斧头也砍不开。这么办吧，只要唐·罗洛愿意，明早天一亮，迪马·里卡西大叔就可以来这里，不一会儿，坛子就会变得比原先还好。

听了这些劝告，唐·罗洛仍说不行，说都是废话，坛子没有办法补救的，但是到后来他还是被说服了。第二天，天刚发白，迪马·里卡西大叔背着一筐工具准时来到首阳山。

他是一个跛腿老人，关节粗大畸形，活像一段古老的阿拉伯油橄榄树桩。要用钩子才能从他嘴里套出一句话来。傲气，或者说是悲哀扎根在他那变形的身躯里了；或者说是他不信任，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欣赏他这个未被正式承认的发明家的功劳。迪马·里卡西大叔要让事实说话。他左顾右盼，生怕别人窃取他的秘密。

“让我看看那种胶水，”唐·罗洛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好一阵之后才说出这第一句话。迪马大叔严正地摇头拒绝。

“补的时候看吧。”

“能补好吗？”

迪马大叔把背上的筐放到地上，从中掏出一块包得严严实实的旧的红布大手帕，拿在手里慢慢地把它打开。大家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动作。最后，露出一副镜梁和镜腿都已折断、用绳子捆着的眼镜，他舒了口气，其他的人都了起来。迪马大叔毫不介意，他擦干净手指后才拿起眼镜，把它戴上，然后郑重其事地检查已经搬到打谷场上的坛子。他说：

“能修好。”

“可是光用胶水，”齐拉法开始讲条件，“我不放心。我还要求用钉子补。”

“那我走了，”迪马大叔二话不说，站起身，背起筐。

唐·罗洛拉住他的一只胳膊。

“去哪儿呀？蠢猪先生，就这么谈生意吗？瞧你那副查理大帝的架子！该死的倒霉鬼，蠢驴，我是要在坛子里装油的，油会漏掉的！那么长的裂缝，只用胶水吗？需要钉子。胶水和钉子。我做主。”

迪马大叔闭上眼睛，闭紧嘴唇，摇摇头。都是这样！不让他痛痛快快地干一次干净利落的活，他是认真按技术规则办事的呀，就是不让他证明胶水的优点。

“假如坛子，”他说，“不像一口钟似的重新响起来……”

“我不听，”唐·罗洛打断他的话，“钉子！我付胶水和钉子的钱。我该给你多少？”

“倘若只用胶水……”

“见鬼，你长的是什么脑袋！”齐拉法提高了嗓门，“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要钉子。干完活再算账，我没有时间同你浪费。”

他走开，去监督他的雇工们。

迪马大叔胀满一肚子的怒气和怨气，开始干活。他用钻头沿着裂缝的边沿打眼，以使用铁丝穿过洞眼把坛子缝合起来，每钻一个眼，他的怨恨之气就增长一分。伴随着钻头的吱吱声，他嘴里的嘀咕声就慢慢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他气得脸色发青，眼睛眯成一条缝，闪着愤恨的火星。完成这第一道工序后，他把钻头恨恨地扔进筐里，再把断裂缝的上半截同坛子对上，检查洞眼之间的距离是否相等以及上下的眼儿是否对准，然后用钳子把铁丝剪成与应当用的钉子数相等的小段，叫来一个打橄榄的农民帮忙。

“使劲，迪马大叔！”那个农民见他的脸都变色了，就对他说道。迪马大叔生气地挥挥手。他打开装着胶水的马口铁盒，朝天举起晃了几下，好像是呈献给上帝，因为凡夫俗子们不愿意承认它的灵验。接着他用手指把胶水沿裂缝把裂开的边上涂了一圈；他拿起钳子和准备好的碎铁丝，钻进坛子敞开的肚子里，吩咐农民像他刚才那样把坛子的裂缝对齐。在开始缝补之前，他在坛子里对农民说：

“拉吧！使劲地拉吧！你看坛子还会裂开吗？让不相信的人自认倒霉吧！你敲敲，敲呀！响了没有？像一口钟吧？我还蹲在里面呢。去吧，去告诉你的主人。”

“迪马大叔，”那农民叹息道，“地位高的人发号施令，地位低的人受苦受累！你就补吧，缝吧。”

迪马大叔开始把每根铁丝穿进邻近的两个洞眼里，两面焊接好；用钳子拧断两面的焊头。需要一小时才能逐个焊接好。汗水像喷泉一般洒在坛子里。他一边干活一边抱怨自己命苦。那位农民在外面安慰他。

“现在你帮助我出来吧，”最后迪马大叔说道。可是这只坛子的腹部虽然很宽，颈口却很窄。迪马大叔盛怒之下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他试了又试，还是爬不出来。那个农民呢，不仅不帮助他，反而站在那里笑弯了腰。他被囚禁在由他自己修补好的坛子里了，现在没有折中的办法，为了

让他出来，就得重新砸破坛子，并且永远无法修补了。

唐·罗洛在嬉笑声和叫喊声中赶来。迪马大叔在坛子里活像一只气急败坏的猫。

“你们让我出去！”他叫喊道，“上帝呀，我要出去！快！你们帮帮我的忙！”

唐·罗洛起初大吃一惊，不敢相信。

“什么？他在那里吗？他把自己缝在里面了？”

他走近坛子，朝老头儿喊道：

“帮忙？我能帮你什么呢？瘸老头，怎么回事？你不应当事先量好尺寸吗？上来，试一试：伸出一只胳膊……就这样！脑袋……出来……不行，慢一点！……唉！下去……等一等！这样不行！下去，下去……您是怎么搞的呢？现在，坛子怎么办？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他开始劝说周围的人，好像失去耐心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我的脑袋都冒烟了！别着急！这是一件新案子……备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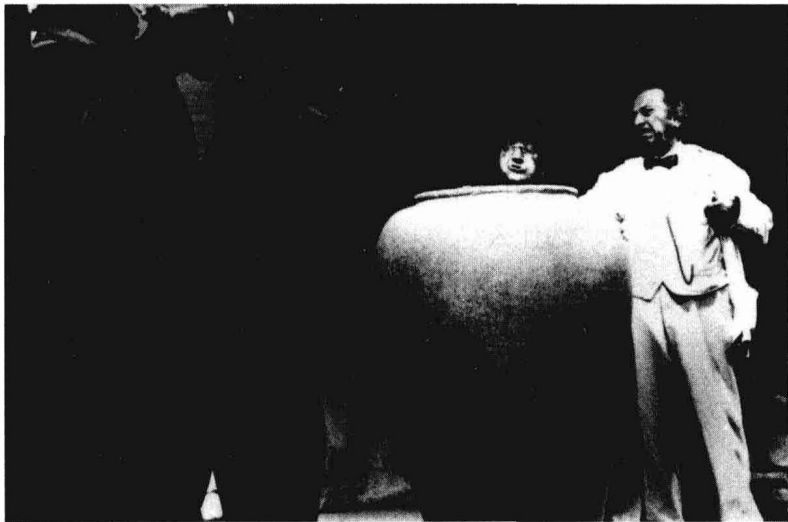
他用手指关节叩了叩坛子。它真像钟一样响起来。

“好！修得像新的一样……你等一等！”他向被囚禁的人说。“去给我备好骡子！”他对那个农民吩咐道；他用五个手指抓搔前额，自言自语说：“瞧瞧，什么事落在我头上了！这不是坛子了！而是魔鬼的怪玩意儿！别动，呆在里面别动！”

他跑过去扶住坛子，迪马大叔在里面急得发疯，像一只跌入陷阱的野兽一样拼命挣扎。

《橄榄油坛子》剧照

皮兰德娄是从小说创作走向戏剧创作的。他在一九一〇年开始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成剧本，在他四十四部剧作中有二十七部的内容涉及短篇小说。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戏剧高潮之后，他在晚年又推出一批短篇佳作。短篇小说是皮兰德娄宏大的戏剧改革的尖兵和后卫，代表着他思想成熟和艺术锤炼的过程。《橄榄油坛子》是皮兰德娄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被作家本人改编成独幕剧，后来还被其他人改编成芭蕾舞剧。图中是西西里卡塔尼亚市剧院演出该剧时的剧照。



“我亲爱的，新案子，应当由律师处理！我不行。牵骡来！牵骡子来！我去去就回来，你耐心点！这是为了你的利益……同时，我也考虑我的利益，轻点！别着急！为了维护我的权利，首先我尽我的义务。那好，我付你工钱，付你全日工资。五个里拉。你觉得够了吗？”

“我什么也不要！”迪马大叔叫喊道，“我要出去！”

“你会出来的。但是我现在付你工钱。拿去吧，五个里拉。”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钱来，把钱扔进坛子里。然后，关心地问道：

“你吃过早饭了吗？马上拿面包和配料来！你不想吃吗？那你喂狗吧！反正我请过你了！”

他叫人把食物拿给大叔，自己骑上骡子，向城里奔去。看见他的人，都以为他是去进疯人院，因为他一路上做了许多奇怪的手势。

很幸运，他没有在律师办公室的前厅里久等，可是在他讲明案情之后，他等了好久才等到律师止住笑声。他被笑声激怒了。

“对不起，有什么好笑呢？阁下，您不着急！坛子可是我的呀！”

律师继续笑下去，还要他复述案情经过，为了再乐一乐。在里面吗？他把自己缝在里面了？唐·罗洛，你想怎么办？把他关里面……哈哈……嘻嘻……为了保全坛子把他关在里面吗？

“我应当损失坛子吗？”唐·罗洛捏紧拳头问道，“让我破财和丢脸吗？”

“可是您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后来律师告诉他，“叫扣押他人！”

“扣押？谁扣留他了？”唐·罗洛惊呼，“他自己扣押自己！我有什么罪过！”

于是律师向他解释这两种情况。一方面，他，唐·罗洛，应当立即释放关在里面的人，免得犯下扣押他人的罪名；另一方面，工匠应当对他的疏忽和愚蠢造成的损失负责。

“哼！”唐·罗洛松了一口气，“赔我的坛子！”

“且慢！”律师思忖道，“请注意，这不是一只新坛子！”

“为什么？”

“因为它破了，虽然很漂亮！”

“破了？不，先生。现在它是好的。好得不能再好了，连他自己也这么说！如果再把它打破，就再也不能让它复原了。坛子就毁了，律师先生！”

律师向他保证，会考虑这一切的，让工匠按照目前已经修好的坛子的价值进行赔偿。

“而且，”他向他建议，“您可以先让他本人估计一个价钱。”

“让我吻吻您的手。”唐·罗洛说完就跑了。

傍晚时，他回到家，看见所有的农民都兴高采烈地围着那只住着人的坛子。看家狗又跳又叫，也加入了欢乐的人群。迪马大叔平静下来了，不仅如此，还回味起他奇特的冒险，并以不幸者勉强的快乐心情嘲笑自己。

唐·罗洛走近大家，探头朝坛子里张望。

“喂，你好吗？”

“不错。很凉快，”那里面的人回答，“比我家舒服多了。”

“我很高兴。我顺便告诉你，这只坛子新的时候，我花了四个银币买来的。你认为它现在值多少钱？”

“连我在内吗？”迪马大叔问道。

老乡们都笑起来。

“静一静！”唐·罗洛大声说，“两者择其一：要么你的胶水管点用，要么毫不起作用；如果没有用，你就是一个骗子；如果起作用，那么这只坛子就应当有它本身的价值。值多少钱？你估计一下。”

迪马大叔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回答您。如果您原来同意我只用胶水补的话，那我呢，就不会困在这里面了，坛子的价值大致同从前差不多。用破钉子来补，我就不得不蹲在这里面干，它能值多少呢？不多不少，是从前价值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唐·罗洛问道，“一又三分之一个银币吗？”

“只会少，不会多。”

“那好，”唐·罗洛说，“依你的话，你给我一又三分之一个银币。”

“什么？”迪马大叔问道，好像没有听懂。

“我打破坛子让你出来，”唐·罗洛回答，“律师说，你呢，赔给我你估计的那个数目：一又三分之一个银币。”

“我，付钱？”迪马大叔取笑道，“阁下您开玩笑呀！我准备在这里面变成虫子。”

而且，他费了些劲儿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镶嵌的小烟斗，点燃后抽起来，把烟雾从坛子的颈口里驱赶出来。

唐·罗洛面色尴尬地站在那里。这是另一种案情了，迪马大叔不愿从坛子里出来，这是他和律师都不曾预料到的情况。现在该怎么解决呢？他就站在那里打算再次叫人：“备骡子！”可是他想到天色已晚。

“是吗？”他说，“你想住在我的坛子里？证人都在这里！为了不付